



[二十諸天]

傲视江湖乱世纷争 / 煮酒狂论英雄短长

上·劍·若·水

云外山

著

二



京华出版社

[二十諸天]

傲視江湖 亂世紛爭 / 煮酒狂論英雄短長

上 · 劍 · 若 · 水

I247.4
76
:2

云外山 著

二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3460

京华出版社

目 录

第 九 集	义结金兰	拈花赏剑	1
第 十 集	一夜三惊	雕风镂月	56
第十一集	投身忠义	玉女临轩	112
第十二集	屈云用剑	幽独传诀	140
第十三集	君临剑决	月下论剑	161
第十四集	雷出地奋	震惊一国	204
第十五集	凌虚秘旨	剑下无抗	237
第十六集	血染长街	沛然莫御	276
第十七集	背水一战	千夫莫向	323
第十八集	倾国一槊	沐竹点青	370
第十九集	妙月尊主	笑笨大战	398

第九集 义结金兰 拈花赏剑

慕容焉如今又如何呢？

原来，他被琥珀郡主的两名武士挟着，策骑南行了十数里的路程，来到了一座崔嵬的大山下，但见山高插云，碧木繁茂，乱石嵯峨，连崎岖的山道都没有。

那两武士二话不说，下马挟他入山，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慕容焉弄到半山腰，相视哈哈大笑，竟将他扔在此地一任他自生自灭，迳自下山提马回城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慕容焉根本不知道。但一路行来，屡屡被林木刮到，显见这里必生了许多树木，上下山若是没有熟悉的路径，强健如两个段国的武士者，也要费尽气力方能攀行，更遑论眼不能视的慕容焉了。到时恐怕不被摔死也要数日才能下山，就算不被累死也会被饿死了，真不知道那个郡主是如何想的，竟想到如此的办法来对付自己这个瞎子。

他长叹了一声，未料几日前的一场拔剑救人，竟惹来了一场无妄之灾。但于此他并未后悔，倒是一想到魏笑笨，不免为他担心，不知他如今是否摆脱了那个琥珀郡主的魔掌。如今自己身在未知之境，头等大事就是如何下山，但他并未因此而急躁难安，反而沉静地想了一遍，不知是不是折腾了半天累坏了，想着想着，竟不由自主昏昏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天上早有一轮明月皎然出云，和风微对，明月清华如一泓净水，涵养天下。突然，一颗夜星倏然划空掠影，从天上的太微宫陨落，待那熠熠的星辉一旦及地，又倏而幻化成一个须发飘拂的老者，冉冉飘到慕容焉面前，这个老者慕容焉再熟悉不过，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凌重九伯伯。他几乎有些惊异，但一触及老者和蔼缥缈的笑容，所有的委屈与恐惧顿如云烟般风拂云淡，眼中凝溢着一泓清泪，素怀孺慕地静望着他，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凌重九一直是那么慈祥地笑看着他，俯身从地上捡起一截树枝，一言不发，竟洒逸地递出一层剑花，慕容焉初是一怔，看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他舞的竟是“太微剑法”，但见他闪展腾挪，一时如弱柳扶风，行云流水，一时又似苍山万重，水银泻地。一套剑法在老人手中如棉裹铁，刚柔兼济。木剑所至，无不点铁成金，流景扶摇，将九剑一百八十式演至结尾，呵气收剑。“太微剑法”的确精妙绝伦，以前慕容焉对此剑的理解，仅限于一招一式的精妙之处，至于遐迹一体的连贯治剑，这是他自眼睛废掉以来惟一一次，方至今日，他才真正领悟到这套剑法的精义。

凌重九踱过来，轻轻地抚摸了他头上的花发，一股久违的慈爱之情顿时化为一泓清泪，簌簌而下，却听凌重九信手低眉，笑得很轻地道：“焉儿，你很累么，很疲惫么，伯伯此行远游鸣月山良缘广聚之乡，见世间有人阐扬佛道两宗，代天宣化，吾心向往，特来看。孩子你身负万钧，乃是天意，如今尚非你我相聚之期，你尚有大业未竟，他日你若能削剑囊中，君临天下，才无辱没了伯伯的一片苦心，无负天下的仰望……”说着，他的身影倏忽渐渐远去，声音也越来越弱，渐近几不可闻，方见其影若孤鸿，悄然飘没于明月之下。

慕容焉心中一阵悲怆，奋力向那人影消失的月下追去，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举足，一急之下倏然而醒，方知原来是山中一梦。虽然是梦，但却恍如真境一般，尤其是凌重九那套剑法绝非虚假，那席语重心长的叮咛言语，言犹在耳，切切在心，令他煦煦泪下。如今自己的脸颊湿润微冷，显然方才真的流过眼泪。一想到梦中的凌重九的慈颜，不免又酸涕沾颐，煦煦难断。良久，他强抑悲怆之情，抚衿而起，四下感觉一番，却发现天光似乎暗了许多，大约应在申牌时分。

方才一梦，慕容焉心中再无一丝戒惧，反倒是凌重九所演的剑术，使他一时竟忘了身在险境，沉思其间不能自拔。本来他确不好剑，但自他身入段国，身边的经历每每与剑有关，有道是剑徒然是剑，操之行善则善，御之为恶则恶，其间之事，不假丝毫偏差，存乎一心，否则其恶在我，岂能将责任推在一柄冷铁身上，脱去一身的干系。反而是凌重九精妙的剑术，以技止杀，运剑劝善，身至斯地慕容焉方真正领悟了“太微剑法”的神髓，大彻大悟了。

这套剑术一招一式确是繁复，如今他一旦抛开路数，观其全貌，不外一个“仁”字，至于其间的攻守变化，乃是提、擦、刺、格、斩、旋的连贯组合，或两或三，或正反或叠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谓洋洋大观。而每剑二十式又有其规律可循，如此一想，少年的思路顿时豁然开朗，一套剑法去肉留骨，大真顿现，慕容焉顿时发现凌前辈的这套剑法在用真意挥洒一个“仁”字，但又似意犹未尽，想来可能是因为凌重九当日创练此套剑法时，嫌之太繁有所舍弃，以至于晚辈后学难免有管窥之限。如今他一旦从剑的原理上彻视“太微剑法”，再无丝毫阻碍，这一所得几乎令他欢呼雀跃，不能自持，一时兴起，从地上摸到一截断木，就在当地挥舞起来，但奇怪

的是，他体质本就孱弱，这次一直运了百式仍未觉得累，甚至眼睛也舒服了许多，当下心中讶异，孰不知万物循道而生乃天下至理，一切事物接近本源，都是顺合自然天性，深契天机，岂止令人舒畅而已！

一时间，慕容焉挥将起来丝毫不能竭抑，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挥舞一时，又或摇头叹息，或欣然而喜，自申至酉，从无间断，不知如醉，若狂若痴，又若得若失，一套剑法数百式在他手中演了数遍，用心演了数遍，但仍觉不能至于圆通大境，以尽其极，遂将其一百八十剑反复斧斫，精添细减以至重整，最后只剩下一招九式，而每式又可攻可守，进退有据，极尽精妙变化之能事，直至忘无可忘，一套繁复精妙绝伦的剑法简若削竹，妙同霄汉，直至熟稔已极，方喜然弃剑，个中所得，妙不可言，又岂是无智之人所能领悟得到的。

他一时只顾着悟剑，却不知天光稀渐，原来这刻金乌已坠，妙月初升。方知一时兴起，浑然不知身在山中，尚在险境，而且折腾了半日，肚子早不争气，但一时想到自己擅改了凌重九伯伯的剑法，顿时心中黯然，遂遥空对月长稽，久久未能平静，对月祝道：“凌伯伯，焉儿得你梦中示剑，虽目盲却有所得，晚辈无状，昔日缘分浅薄，未得趋承教益，今日又将‘太微剑法’重塑再造，只剩一剑，实在罪甚，他日若能以此而行大道，皆为先伯惠赐所至，焉儿惟死不能相忘！”言毕，稽首再三，拜毕方起。

这时天光已然不早，若是再不下山，待到饿得精疲力竭之时，纵是有心下山恐怕也难以如愿了。一念及此，他操了一截断木探路下山，如履薄冰，蹒跚下移，但因为山势崎岖，探出很远方能前进一步，而且又要循坡缓下，如此一来，耽误了他很多功夫，故而行

动缓慢，即便如此，他却心中毫无畏惧，正所谓积少成多，只要向下走，他相信自己一定能下山，所差者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待略行些时候，少年实在累得不轻，摸索着探到一方大石，很是宽大，但下倚石而卧，就待休息片刻。这刻月光如水，山中岚霭起伏，有些微冷，慕容焉无意间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掺在山岚之中从下面飘散上来，若有若无。

“是兰花的味道。”他嗅得出这中熟悉的味道，当日他在“松居”时，那里也曾有过兰花，如今突然在这渺无人迹的深山之中闻到这种味道，他几乎能想到缥缈的岚霭中她婷婷玉立的娇靥，也可能有一只彩蝶，正依依不舍的绕着她，蓬蓬而飞呢。

兰很少会生在石隙，那花香来处既然生兰，自然山势平缓，定然不似嵯峨的山道那么难行。想到了这一点，慕容焉顿时精神一震，早恢复了三分气力，迳自起身，摸索着循香而行，果然不出所料，此行缓和了许多，省了他不少的力气。片刻，那股香味愈来愈加清幽了，他伸手正触摸到一株兰花，但他瞬即又停下了手，生怕一不小心折损了她。少年立在花前倾鼻嗅了一会儿，淡然一笑，迳自穿花而过。

世间之事、之缘往往如斯，兰花虽美，但此生能得一遇，已是幸莫大焉，再暇人为多求已坠贪妄，脱俗如慕容焉者遇花越花，迳往下走，行了不远，竟又嗅到一股花香，细细闻之，却又是空山幽兰。遂心动不已，一路循香兼进，竟先后遇到了数十株。行着行着，愈觉山路和缓，探行起来容易很多，恍然间，不知不觉竟行了一两个时辰的光景，此时感觉山路已无大坡，显见业已接近了地面。

一念及此，他顿时信心大增，稍稍休息一会儿，便又继续行走，直到亥子之交方真正地下山，一脚踏上了平地。方至此刻，他长长

吁了口气，逃出生天的感觉，如同穹空一朗，万里无云。如今他性命无虞，想起那救了自己的兰花，心中感激莫名，然而奇怪的是，这刻他重又嗅到一股兰香。而如今这袭兰香与路上的又自不同，她不但有兰香的清幽自然，更有一种神秘的吸引。除此之外，尚有一阵潺潺的水声，慕容焉倾鼻嗅了一回，竟不由自主地循香过去，发现那水声和花香竟同出一处。不到片晌之功，前面芳林一折，竟出现了一方石池，月下正有一条清冽的泉水积注成了一泓活水，清澈见底，时时更新。而他鼻中的馨香竟出于此处，却不知水中何以生兰。更奇怪的是，这股馨香随着他的移近，竟忽然隐去，而后若有若无，令他立在池前，百思不得其解。

此刻，明月皎然朗悬天际，静谧和祥，一洒银光清华如昼。年轻人凭月听泉，潺潺的水声涵养着一股令人沉醉的温馨，轻轻晃动着那一轮潜如水中的月影，却被一个身影静静地抱着，孰不知这清池之中正有一个玉人，静静地涵在水中，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慕容焉，却发现慕容焉也立在池边，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

微风南渡，池中顿时起了一层闪烁的粼光，水中有一人，一个惊恐的女人。当然，他也发现了这个奇怪的少年，水中之人乃是一个身材玲珑有致的女人，看样子好象正在浣身洗浴，但见她浑身上下，除了肩上一匹乌云叠背和一身抱腹心衣外，竟别无长物，正是无衫裹玉臂，缠弦掐抱腰，以至于掩无可掩，只露了螭首娇靥出来，但见她头挽涵烟，蛾眉淡扫，粉黛盈腮，瑶鼻檀口，丰姿宜人，可谓增半分嫌长，减半分则短，尤其那双妙目，掬秋水为神，即便西施、貂蝉也不过如此。而她的玉肌冰骨，涵在水中，玉手掩在身前，却无论如何也掩不住她玉肌胜雪，一双妙目犹有余悸，不敢动不敢看又不得不看地望着慕容焉，任谁目睹眼前这幕景象，也难免

意驰神消，惊为天人。

但可惜的是，慕容焉却看不见，自然不知眼前有位绝色玉人。为何在这渺无人迹之处有玉人在此浣浴，他自然更不知道。但他目光不偏不倚，正望着那水中抱月的女子，倒是如此一着，定是吓坏了那个女子，任谁也想不到在这深更半夜的，会突然冒出个小老头出来。当真吓得她再不敢动，真不知他不停地盯着自己，下一步会有什么举动，以至于她不敢丝毫吱声，可能是她还抱有一丝侥幸之心，或许她认为这人未必就看到了自己，把自己当成石头或者水也说不定。若是这时自己贸然出去，必然被他看了个彻彻底底，到时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她只拿一双妙目看着他，甚至连眼也不敢随意眨一下，生怕因此而被他发现。

真是好笑，天下那有如此洁白的石头，纵是名闻天下的医勿闾山的上乘美玉恐怕也难及此，岂不令人发噱。

正在双方瞪着不动之时，石后突然跑出两个少女来，但见她们一紫一青，分别着淡色湘裙，但俱是雾鬓风鬟，粉黛盈腮，丰姿秀美，看样子是使女打扮，但又不似使女那么呆板。两人一旦看见了慕容焉，颇吓了一跳，急急欺了过来，但一时又不敢靠得太近，心怀忌惮地道：“喂，你……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乱看！”

慕容焉虽然听到了她们的脚步声，但还是被她们吓了一跳，他原来正要询问如何回城，却莫名其妙地被吼了一声，忙转过身来倾听。却不料那青衫女子有些生气地道：“喂，你这人真是……真是很无礼，我们在这和你说话，你却往别处看。”

那紫衫女子却道：“妹妹，我看他贼眉鼠眼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人，还有……”她低低伏那青衫人耳边，道：“看他根本没把我们两个放在眼里，说不定是会武功的，我们可得提防着他。”

那青衣女子闻言颇以为是，暗暗点了点头。

慕容焉连忙转正方位，正对着她们，抱拳一礼道：“在下在附近迷了路，所以敢问两位姑娘，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两个少女心眼何等机巧，看他说话如此有礼，顿时畏惧之心减却了许多，那青衫少女壮了胆子道：“哼，你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说着一撇嘴，哼声道：“这里不远可是段国常侍张房华的兰径外苑，你还敢在这里放肆，胡作非为！”

“胡作非为？”慕容焉闻言大是不解，连忙摆手道：“两位姑娘一定是误会了，我……我哪有什么胡作非为，我只是想问问路，刚才……”

“想问路？”那紫衫女冷笑一声，她看慕容焉被骂，非但没有发作，反而急急辩解，竟算定了他好欺负，顿时放大了胆，道：“问路就可以乱看了吗？”

慕容焉当然不知道她说的是那水中的女子，但她的口气分明蛮不讲理。纵是自己眼睛不瞎，寻路当然是左看右看的，若非如此，还用得找寻路么，心中一气，但他不想与人与己添烦，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一念及此，当即道：“就是找不到才四下寻找，想不到……竟得罪了两位，若是如此，还要两位恕罪？”

那两个闻言，对看了一眼，更拿捏他好欺负，尤其是那个青衫脾气倔强，看了她们的主子还要请人家原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是一脚，没想到一脚竟把慕容焉踹倒地上，如此一来倒让她们一愣，还道此人深夜出现，虽无高强武功，却也不至于如此不济，原来竟是个银样蜡枪头的松包。

慕容焉一跤摔倒，不过如此一来，倒让他知道了这个女子并无武功在身，即便是有，也顶多是花拳绣腿而已。那青衫女子一脚踢

出了十二分的勇气，上前还要再踢他几脚，却被紫衫的拉住，向她使眼色，又看了水中的女人一眼，那青衫当即会意，连忙挪步用身子挡在了慕容焉和那水中女子之间，紫衫女子却道：“喂，你深夜在这里鬼鬼祟祟，莫非你是个江洋大盗？”

她说起话来，声音非常优美，但头脑却实在不敢恭维，世人常说美女无脑，大致如此。慕容焉倒不敢怠慢，生怕一不留神再受她们轻辱，道：“我若是江洋大盗，又怎么会被你踩在脚下？”

那女子一听，颇觉有礼，但又不愿示弱，哼声道：“踩在本姑娘脚下很辱没你么，倒在我脚下的人可多了。”

旁边的青衫女子也点头接道：“姐姐莫中了他的诡计，他虽不是江洋大盗，但安知他不是盗贼？”

慕容焉道：“这里荒无人迹，我能偷谁啊？”

那青衣似是认定了他不是好人，又道：“这里虽然没有人家，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正要去偷或是已经偷到了手才从此经过，被我们逮到。”

慕容焉看她们赖定了自己，恐怕再辩解他们也不会相信。少年如今被二女逼着起不了身，鼻中却嗅到了一股馨香，直觉那女子定是在离自己不过咫尺的地方盯着自己，顿时倏然一怔，那紫衫少女见他非但不回答，反而怔怔地盯着自己，顿时大怒，向他身上便是一脚，道：“你哑了吗，愣什么？”

慕容焉叹了口气，道：“我不是什么哑巴，但却是个瞎子。试问一个瞎子怎么会偷东西了？”

那两个少女闻言，颇是一怔，那紫衫女子早蹲下身细细打量了他的眼一番，但见他眼清如水，不染纤尘，如一面碧鉴又朗若星月。任何人被它一看，定能被它所吸引，至于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恐

怕连他自己亦是如此。紫衫少女看了他一眼，却不知为什么竟完全地相信了。那青衫看她怔着，道：“姐姐，我看这人定是在撒谎。”

紫衫摇了摇头，道：“他说的是真的。”

“你如何知道的？”青衫有些讶异地道：“他若是瞎子，又怎么会半夜行到这里？”

这一问倒是提醒了紫衫少女，不禁略一迟疑。慕容焉看她们不信，当下将自己被扔在山上，一路循兰至此的事说了一遍，哪知他未说完，青衫的少女早急急打断他，迫切地道：“什么，你找到兰花径了？”

慕容焉没头没脑地被他一问，怔道：“什么……什么兰花径？”

紫衫少女秀眉一皱，道：“你知道这座山么？”

慕容焉摇了摇头，紫衫少女狐疑地凝住他，略一思忖，挑眉接着道：“这座山名叫‘兰径山’，当年晋国的绝色美女西门水如畅游此地，发现了一条遍生兰花的山路，从此此山便叫作兰径山，但后来有不少人来寻幽探胜，却始终没有再能发现，后来就很少人再来这里了。想不到竟被你找到了，而且还是个瞎子，你可真是福份不浅呢，与那西门姑娘有缘也说不定。”

青衫少女还似不信，却道：“姐姐先莫这么快相信他，要是他真的能找到兰花径，带我们去过才知道他有没有说谎……”哪知她话犹未毕，紫衣少女早暗下拉了她一把，向池中努了努嘴，青衣见状，便即住口，却囔慕容焉道：“姑娘的要求，恕我做不到。”

“怎么，你这次承认你说谎了？”青衣瞪大了眼，看着他道。

“因为我一路循香而下，在这里却闻到一股很特别的花香，到池边就消失了，经此一次，再让我去嗅那些兰花，恐怕绝难闻到了……”慕容焉叹了一口气，复又疑道：“但有点很奇怪，却不知那兰花

为何会生在水里，真是莫名其妙。”

哪知他一言甫毕，早惹两个少女掩嘴窃笑，紫衫少女抿嘴噗哧一笑，伏在青衣少女耳边道：“我看他说的是真的，试想天下有谁见了我家小姐不惊为天人的，更何况他还看到了小姐的……”说到这里，两个少女玩劣地相视璨齿一笑，紫衫少女继续道：“他要是看得见，恐怕早不知做出了什么事呢。”

青衫少女闻言，颇觉有礼，但心中还有些怀疑，作势出了粉拳打他，又在他眼前晃了两晃，见他连眨一下也没有，至此方信了他。如此一来，倒反觉他有些可怜，忙扶起了他，另一个却行到池边，让水中的女子安心出来，自始至终，两人也不想他知道水中还有一人。

那女子看来是两少女的主人，早将几人的话听去，这刻方放宽了心，悄然从水中出来，但见她肌肤胜雪，玉体出水，身上发上竟未带一点水珠，其肌肤嫩滑至此，确是叹为观止。一旦出水，月光之下顿如一尊美玉，浑身散发着一股似淡非淡若有若无的清幽之香，这股香味非为铅华粉黛，乃是天生所至，嗅之未熏兰麝，端的是生就玉骨灵香。

她虽知慕容焉看不见，但无论如何他总是个男人，方才被他看了半晌已羞不可当，这刻益加玉面泛红，不待拭身便匆匆穿起一身素衣，即便如此，慕容焉依然清晰地嗅到一股神秘的幽淡之香，但不刻又稍稍隐去，心中疑道：“两位，你们可曾闻到兰香，这次当知道我没骗你们吧？”

紫衫闻言，连忙呐呐应答，这刻功夫，那女子早和那青衫少女相携掩到了石后，匆匆而去。那股幽香也随着她的隐去而消失在夜空中，溶在空澄的月光中飘逝了，慕容焉当然闻得清楚，眉头一皱，

正要细问那女子缘故，谁知那紫衫少女早道了一声“告辞”，迳自向那两人的方向追了过去。

慕容焉莫名其妙地被两少女打了一顿，这还不算，还给自己戴了顶盗贼的帽子。如今事情虽然弄清楚了，但一顿拳脚看来是白挨了，最后连句道歉的话也没等着。其实这些他并未放在心上，倒是那水中的兰花，令他百思也不明底里。

自从下山到此时，劫后余生的感觉使慕容焉骤然一松，顿时觉得疲累难堪，当即寻了棵大树，倚树而卧，身子一歪便即昏昏睡去。也不知睡了多久，一觉醒来天光却已近午，如今睡魔虽然赶走了，但五脏庙却又开始不安地作祟起来。他忙起身，寻了一条溪水洗了一遍，觉得那溪水清冽，掬着饮了几口，不但没有解渴，这刻反而愈加饥饿难耐了，看来自己得赶快回城了。

他打定了主意，当下循着山背向北行，走了许久，渐渐转上了官道。这条道北上直达令支城，其间行着车贩卒夫各色人等，慕容焉只循着有人声而行，倒是省了许多力气。大约过了几盏茶的光景，他正行间，听见前面人声嘈噉，像是聚了很多，不时传来了熙熙攘攘的人声。他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事实也果如他所料，原来这刻官道正聚了不少人，衣着打扮百人百样，或短衣胡裘的段国人，或复衣长袍的中原人，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车贩卒夫俱立在官道两旁远远地围观，道上只剩下少数人却过不去，这些人手里大多提着刀剑，一看便知是些江湖中武士。这刻，这些剑客聚在路中，前路却被三个彪形大汉拦着，这三个人手里都抱着三尺长剑气势汹汹，大有横刀立马万夫莫开之势。

三个大汉左首，靠一张木椅斜倚着一个中年人，此人吸引了众

多的目光，看情形他应该是三个大汉的主人。但见此人年近三旬，剑眉大眼，健壮精悍，身上裹着一袭浅蓝色宽领袍服，头带纶巾，左手拄着一柄鞘色斑驳的长剑看着场中。更奇怪的是，他身旁一棵大树上，自上而下间隔竟寸，钉着十枚一尺来长、径约四寸的铁钉，不知是来作什么用的。树上还竖了一幅丈余长的条幅，上面用汉字写着“东莱凌一叶奉饶天下剑先”十一个遒然大字。

懂汉字的人看到这幅条幅，即便是傻子也不难知道，椅上靠着

的狂人名字叫凌一叶，乃是晋国东莱人，此人当着眼下众多剑侠刀客的面儿，自号奉饶天下剑先，显然自以为剑下无抗，可谓大言不惭，俨然未将天下众生放在眼里。

凌一叶这个名字，天下没有几个人知道，可谓大名不著江湖。不过他既然敢自称奉饶天下剑先，又架式不凡的样子，可能真有两下子，若非如此，恐怕早被眼下这班凶神恶煞的剑客分吃了。刻下从这条路北上的剑客刀客尽被阻在这里，难怪惹来这么多看热闹的人了，不过看归看，还是离得越远越好，否则待会儿一旦打起来，纵然不被误砍一刀，即便溅一身血，那也够人晦气的了。

这刻那群江湖刀客剑客吵吵嚷嚷，正有一个身着短衣紧袖，足登步云履的矮个子中年人，站出来与三个大汉理论，此人面貌尚算端正，背上束着一柄雁翎长刀，正在跳脚，气愤地拍着胸膛，道：“在下‘洛阴虎刀’冯断南，身后这些朋友可都是段国国君的客人，若是耽误了天演阁前扶摇台的决剑，我怕就你们几个还担货不起。”此言一了，领着众人的目光将那幅子浏览一遍，斜看了凌一叶一眼，见他也正倚着斜睨自己，有些愤怒兼不屑地道：“无知匹夫一个，顶毛儿都没白，竟敢跳出来称剑先，若是东海边一个无知渔夫也懂剑，在场的岂不都成了剑圣剑先，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他的话尚未说完，却早博得那群剑客的一片掌声，看样子似乎颇中众人下怀。那凌一叶可真沉得住气，闻言依旧面不改色，倒是那三个大汉首先气得要上吊似的，正要发作，突然间众人耳中但闻“锵！”地一声长剑出鞘的惊鸣，但见凌一叶手中流光一闪即收，待到眼睛一眨眼间仔细再看，手中的长剑其实并未出鞘的样子，但身后树上的十枚长钉却都少了寸许来长，被斩断的那些钉头俱叮叮当当掉在地上。而他甚至连身子也未晃动一下，左手依然拄着那柄长剑，笑着扫了众人一眼，缓缓地道：“诸位，非是我凌某霸道，不想让你们在段王面前挥剑，而是此行段国的俱是剑法超群的高手，若是剑术不济，即便是去了，也是徒然送了性命，以凌某看，不如不去！”一言及此，仰头舒服地望了天上一眼，微挪了身子舒适地道：“我知道你们心里不服，不过我凌某一点也不介意，你们若是有任何人能一剑如我方才所做，斩断这十枚钉中的五枚，我自会亲自将他送到令支城，否则——”

否则如何，他没有再说下去，只仰了身子不再说话，眯起眼睛像是要入睡般。他这一招倒是骇倒了不少人，甚至连那些北行入城的车贩卒夫，一时都看直了眼睛。凌一叶转过脸，依然如故地斜倚着睨向场中，似乎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似的，完全一副漠不关心、懒懒散散的模样，正是他这种桀傲不驯，不将天下人放在眼里的模样，才真正气倒活人。若是让人在他的神态和剑术中选择一项最为不堪忍受的，在场的剑客恐怕八成不会选他的剑术，因为他的态度远比他的剑术嚣张十倍。

人群中早有几个少年剑客看不过去，其中一个白裘少年一纵掠到冯断南身旁，戟指三个大汉，横眉怒目地道：“几个狂妄匹夫，敢是欺天下无剑吗，别人怕了你们，小爷梁拙却没把你们几个毛贼放